

墨尔本之夏

欧阳昱 著



重庆出版社



墨尔本之夏

欧阳昱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傅天琳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张 进

欧阳昱 著
墨尔本之夏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安 康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99 千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5366-3830-2/I·703
定价: 6.30 元

重新开始的历程和诗篇

——序《墨尔本之夏》

· 伊沙

我与欧阳昱的交往始于一年多以前我给
他主编的《原乡》投稿。《原乡》是澳大利亚第一
本华语文学杂志，当时我是在洛杉矶出版的
《新大陆》诗刊上读到它即将创刊的消息。欧阳
昱很快回了信，在信中他问我可否将我的诗译
成英文并在澳洲的英文报刊发表。我回了信，
同时把我出版的两本诗集寄给他。之后，我收
到欧阳昱在澳出版的第一部英文诗集《墨尔本
上空的月亮及其它诗》。再往后，又陆续收到澳
大利亚的多种英文文学杂志，由欧阳昱翻译的
拙诗刊登其上，令我感到新鲜和喜悦。他的英
文如此之好，又从不在信中谈自己的经历，令
我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他是一位在澳出生的
华裔，起码应该是移民的第二代吧，我错以为
他的母语是英语。直到今年初夏，他在来信中
寄来一份电脑打印的简历，并问我愿不愿意为

他即将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中文诗集作序。让我想不到的他竟然是我的湖北老乡，而且有着属于我兄长的那代人的标准经历——从“下乡知青”到“工厂工人”，而再往后曾获上海华东师大英澳文学硕士学位和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澳洲文学博士学位的学历，以及曾任武汉大学英文系讲师和拉特罗布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讲师的工作经历，再加上已经旅澳多年，这一切似乎是在向我说明他难能可贵的外语能力的由来。如今欧阳昱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以中英文双语创作并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其作品在澳大利亚各大文学杂志及美国、丹麦、大陆、台湾等地的报刊均有发表；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双向翻译家，他的多部译著已在中澳两国出版。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墨尔本分会理事并主编《原乡》，还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工作并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传媒创作系讲授英美澳诗歌。他是一项澳大利亚英文诗歌创作基金奖、一项英文诗歌奖和两项文学翻译基金奖（其中一项为澳大利亚最高翻译基金奖）的获得者。据我所知，目前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尤其是诗人）已不算少，但能够像欧阳昱这样以双语写作的方式谋生并在异国他乡拓展了自己的文学事业者却十分寥寥，绝大多数

还是在以中文写作和阅读，出国仅仅意味着换了个房间。在这种情况下，欧阳昱的状态与成就就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如今他就要“带母语回家”（诗人严力语）了，他即将付梓的《墨尔本之夏》的复印稿此刻正堆在我的写字台上。“十二月是最残酷的季节/整夜听得见哮喘干燥的轰鸣/绿草黄萎染上秋霜之色/鸟儿啼叫着晦涩的语言/门在炎热北风敲打下/发出古怪的叹息/我的生命在这个时刻/变得很轻很轻”，我在西安八月的酷暑中体味着欧阳笔下的墨尔本之夏，那南半球的盛夏是在十二月，北风竟也是炎热的，这一个艾略特式的“最残酷的季节”又非常个人化：哮喘轰鸣、绿草黄萎、鸟叫晦涩，“我在这儿等待某一东西的降临/不知道时间早已来到窗外/伴着那辆生锈的红自行车/在繁殖着花粉热的草地躺下”，令我感兴趣的不是英澳文学专业出身的欧阳昱博士怎样精通技巧，而是他怎样把握感觉和如何操作语言。感觉的普泛化和趋同化，把语言搞乱弄成一锅粥的把戏，是伪劣者藏拙的一贯伎俩，而真诗人必须在这两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卓尔不群。“我已经没有了思绪/蓝色是我最终的呼吸”，这是感觉，也是语感，语感是一个诗人在语言上所达程度的一个标志，我于此相信了欧阳的才华。在一封

信中，欧阳供认不讳在他写诗的早期曾有过学习格律诗的经历，就是在这本包括他早年创作的诗集中也留有某些遗迹，如“星空闪闪发亮／湖水闪闪发光／我独自一人徘徊在／殷红的夹竹桃旁”（《夹竹桃边的徘徊》），“我放走一只流萤／我放走一颗流星／但是我绿莹莹的心啊／捉住了一缕歌声”（《歌》），“一粒早衰的种子／埋在故乡的土壤／多年也不发芽／更没有开花的指望”（《家乡》），这种四行一节隔行押韵的准格律估计会受到一般青年读者的欢迎，但对诗人自己来说，这只是他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阶段（也许是必不可少的阶段），这种自我训练的结果使他亲近了语言，领悟了语感。暂时的约束是为了获得自由表达的能力，闻一多前辈著名的镣铐学说显然不能当作诗的普遍法则，如果据此认定诗该是这样的或只能这样，那便走入了创造与审美的死胡同。以欧阳昱的学养、见识、阅历和自我要求显然不会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后来的成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在没有诗歌的季节 在澳大利亚／我读着我从前的诗歌／犹如几百年后的异乡人／读他祖辈的遗书／我看见成千行的诗句／从梦的边缘闪过／可瘫痪的大脑一如枯萎的肉体／不能自拔于想象的轮椅……在没有语言的季节 在澳大利亚／我失去了自重 在谁也不愿开发

的无人区/像野鬼一样游荡/我又把文字播种进土里/长出奇花异草 却无人认识/突然我发现我的舌头/紧钳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放者的歌》),我猜测这是欧阳昱对自己去国之后创作历程的一次回首与审视,这里既有初到异国的茫然,自己从前的诗歌已经成了祖辈的遗书,瘫痪的大脑又不能自拔于想象的轮椅;又有现时状态的尴尬,把文字播种进土里,长出奇花异草却无人认识,突然发现自己的舌头被紧钳在两种语言之间。这是他以流放者(母语和一种文化传统的流放者)的身份在澳大利亚这片流放者的土地上所唱出的歌——这是他这一阶段创作的基调与核心。而对于播进土里的文字来说,能长出奇花异草是最重要的,无人认识应该在诗人的关心之外。而被紧钳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舌头,或许会发出更加奇特的声音?“墨尔本,灰色的墨尔本/你冬天的脸色太阴沉/你的女人用黑色把她们裹起/从发梢一直裹到高跟//墨尔本,灰色的墨尔本/你工作日的店铺真是安静/你让各国招牌拥挤林立/招牌下却不见几个活人//墨尔本,灰色的墨尔本/你郊区的冬夜叫人心惊/寒冷的月亮无人欣赏/惆怅的诗意留给了异乡……墨尔本,灰色的墨尔本/你常让我想起精神病院/一个人缩着脖子老老实实/凝视着大片不肯离去的鸟

云”(《墨尔本,灰色的墨尔本》),流落异国的诗人如果长久地陶醉在自己流放者的歌声里而不能自拔,他的艺术便难有太大的出息,乡愁是无法回避的主题(在这方面,欧阳昱也留下了自己的力作,他在《永居异乡》中写道:“我和我的故国/常在电视上见面/而我未来的家园/是飘浮在空中的城堡/我没有自己的土地/我只有一厢情愿”,又在《无题》中写道:“我看见漫长的日子底下/有一只手/在缓缓打开/空空如也的信箱”),但不是唯一的主题,在某些老一代海外诗人那里,乡愁已在诗中成病,思乡几乎已成为他们的专利,这其实是心灵空间的狭小和表现手段的单一所致。欧阳昱既没有被这种老传统带走,也未如海外诗人中的新一代那般去媚另一种俗:作“流亡”状,故作姿态地与想象中的现实回忆中的过去做一番虚假的对抗,陷于自哀自怜自吹自擂的怪圈,或自我封闭地死抱住旧有的艺术主张不放,为风格和诗人的形象在写作……欧阳昱没有这样,他把自己的诗扎根于新的现实之中,勇于面对具体的生存环境和更加开放的艺术空间,在不断更新自己观念的同时使自己的诗有了新的拓展和表现。他在未入本集的《我想》一诗中写道:“我想写诗歌/一种不像诗歌的诗歌//一种没人写过的诗歌/一种诗人不写的

诗歌……我想写一些/从下到上的东西//一些从右到左的东西/一些从现在到古代的东西//一些从男人到女人的东西……我想写一些没法用手写的东西/一些和思想一样快的东西//一些和思想一样黑的东西”，这是一首精彩的诗作，亦是欧阳昱的诗观阐述。他在一篇《谈诗对话录》中，有更具具体深入的表述，当对话者提及“我看过你最近写的几首诗。你的诗风似有所改变，更加口语化、更加平实、更加不像诗了。”他的回答是：“诗歌离人类已经越来越远，它已经不再是交流，而是阻碍交流的工具，是故弄玄虚，是诗人為自己营造的一个精制的坟墓。诗人面对的只是诗人自己，他的梦呓只有他一个人听得懂，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懂，在这个信息通讯高度发达的时代，诗人成了无数台制造信息的机器之一，他以为他的任务就是不断创造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形象，他被不断求新的欲望所撩拨，把写诗当成了一种纯粹的体育活动，向高难动作进军，以期夺得评委的青睐。然而，当代诗坛是没有评委的，能够作为评委的大众早已弃诗歌如敝屣，剩下的不过是一批低能儿、落魄者、无病呻吟之徒、堆砌文字的工匠、以及形形色色靠自慰才能聊以生存的家伙……诗歌已经日薄西山穷途末路了。对于我个人来说，唯一的出路

在于回到原始，一切从零开始，”诗人于坚在其《棕皮手记》中曾谈到：“让语言回到它来的路上去。”我也曾在《饿死诗人，开始写作》一文中有过相似的表述：“把磁器打磨光滑的活计，耗费了多少中国诗人的生命。让石头保持石头的粗砺或回到石头以前。到语言发生的地方去。把意义还原为一次事件。”以“非诗”的方式力图对既有的“诗”予以改造，使其焕发出新的能量与活力，是国内少数几个诗人自觉的努力，远在澳洲的欧阳昱现阶段的诗正与这一（被理论界称为“后现代”的）流向不谋而合，在作品中的表现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我的家在墨尔本/我的家在黄州》中，他过瘾似的反复戏拟着古诗的名句，玩得殊为巧妙：“我的门前/就是（信息）高速公路/每天过尽千车/皆不是/肠断白苹洲的那种”，“我在郊区住的平房挺舒服/无法也不必望断天涯路”，“我在长夜难眠的非赤县天/听那一辆辆不知干嘛开个不停的车子”，“我的家在黄州/那个大江东去的城市/浪淘尽的岂止是千古风流人物”，“我的家早已不属于我/父亲作古进入了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的境地”，“老大离家老大回/变了样子的只有城市本身”，“总想有朝一日回到我/墨尔本的家//写一写你这个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准澳洲老头”。中国的古典诗歌固然是伟大的，再伟大

也是祖先的光荣，自以为握有这一伟大传统的当代诗人，如何使之再生活力作用于我们今天的写作呢？仅靠顶礼膜拜和摇头晃脑地吟咏、自我炫耀似的引经据典恐怕是不行的，戏拟是一种活用，使之在现代的语境里再生光华，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现代汉语。《墨尔本上空的月亮》是欧阳昱一首英文诗的中文自译。月亮几乎是中国古诗的永恒题材，咏月和悲秋一样，已经成了中国诗人的条件反射，如欧阳昱在这首诗中所说：“千百年来/你使多少中国诗人发狂/李白床前明月光/李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杜甫月涌大江流/温庭筠鸡声茅店月/王维明月松间照/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面对这一片先人的月色，欧阳昱该如何升起他墨尔本上空的月亮呢？“在一个没有时间的夜晚/我哀悼一首/关于现在的/中国古诗的失落//可是墨尔本上空的月亮/对此一无所知/年轻得只有两百秒的历史/人造的光线不仅仅只有寒意//你以空调的情绪/在墨尔本上空闲荡/可你今晚看上去怎么这样一副他妈的澳大利亚相/怎么这样吊儿郎当？……你太满足于分享/在月球的岩石间/插一杆破旗的骄傲/别理他们那殖民的本能/他们一摸你就失去你……你早已被我们，被我/用抒情诗行殖民/以无眠而驯服/用一个单字而中国化：月”，墨尔本上空

如此年轻的月亮也难得干净，它早已被人类用古老的抒情诗殖民，同时也被另一种东西（现代文明？）：“你没法停止酒醉的引擎/a. b. c 电视台上的 rage/无名夜鸟古怪的尖叫”，因此诗人的哀悼最后变成了诅咒：“为我/为我/我不愿再走到外面/害怕看到你/害怕对你一星半点的回忆/害怕啊 bloody 害怕/墨尔本上空//那杂种的月亮”，这是一首解构的诗，在对老月亮的文化意义的解构中，升起了属于诗人自己的一轮新月——即这首拒绝千年流俗充满新意的作品。而在《写于金斯伯雷，墨尔本》中，诗人的消解意识甚至已经渗透至诗行之间：“在生命划上引号/在爱情用虚拟/在记忆没有完成进行时/在情感套进括弧//在电话四通八达/在铃哑/在漫天自由的电波/在无家//在谁也不留的大陆/在孤岛/在无处发泄的关头/在小草……在生命蜕变为生存/在活着/在思想无聊成思乡/在不了反讽的张力充斥在诗行之间，像绷紧的弦。在《我爱湖波》中，他又变得轻松幽默起来：“我爱湖波/湖波不爱我//我爱月亮/月亮不爱我//我爱高山我爱天空我爱大海/它们都不把我爱//谁若爱我/等于是爱了高山天空大海月亮和湖波”，貌似智拙的寥寥数语却富含理趣，读罢令人会心一笑。欧阳昱在《谈诗对话录》中曾指出：“中国诗

歌是没有笑的。这种没有笑，是中国诗人之大不幸……无论是大诗人还是小诗人或者无名诗人写的诗，都不能使人产生丝毫幽默感……写什么鸟，什么牛，什么花，什么小草，或者在那儿言愁，言苦，言孤独，写些故作深沉、深刻，故作有情，有型（套用一個香港詞）的東西。”缺乏幽默既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亦是中國人的生命狀態，現代主義情結深重的當代詩壇又為這種先天不足找到了新的借口，他們視幽默為小，深沉為大；機智為小，智慧為大（如此這般的二元對立），文化觀念又一次抑制了中國人的生命，結果便幽默不起來了，小幽默玩不了大深沉又做不來，大智慧弄不來小機智又不屑於弄。所以我說所謂“後現代”首先是一種人生狀態，自然也包含著一個詩人的寫作狀態。歐陽昱用口述錄音的方式創作的一系列詩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無題（一棵樹）》似乎是对美國詩人史蒂文斯一首名作的戲仿，《無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中午）》不露聲色地寫了一條魚的命運。也許更重要的是他所採用的方式（口述錄音）帶給我們的啟示：正襟危坐的寫作狀態是否可以改一改？那種沉悶的寫作狀態曾帶來了多少沉悶的詩篇？新老學究們也不必為這樣的方式跌破眼鏡，好詩往往就是在即興中誕生的。

欧阳昱在一封信中告诉我他在出国前仅在《飞天》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这使我想象多年以前他出国时的心态，他一定没觉着自己是个诗人，仅是为求学而去——这种健康的心态太重要了，是他的艺术和事业在异国得以发展壮大前提。而许多以中国著名诗人的身份出去的人，他们在彼岸的状况我们多少也看到了，艺术上走入固步自封的死胡同，生存不断遭遇危机，一切都缘于那从计划经济时代带出去的心态，好像只要我是诗人，你们就都得供着我。重新做个诗人，从做人开始——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鲁迅那拨人当年出去都是先做学生然后才为文为诗的。欧阳昱正是新一代留学生中的一个，我对由此产生的作家、诗人的更大期待在于——异国他乡对他们来说——往往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欧阳昱的历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他是优秀的，也是重要的，当一些诗人注定要与一个旧时代一块过去，另一些人则承担起现代汉诗世纪跨越的重任，欧阳昱属于后者，他以其充满前瞻意味和探索精神的诗篇为现代汉诗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祖国应该了解他的成就——这或许正是本书出版的意义吧。

作为一篇写在前面的文字，即使是完全必要的也已经显得太长了。我就此打住。请读欧

阳的诗，请领略他用母语为我们描述的南半球
那充满魅力的墨尔本之夏。

1997 年 8 月于西安

目 录

蓝湖,冈比亚山.....	(1)
独树(之一)	(2)
独树(之二)	(4)
进入澳洲南部.....	(6)
过大平原.....	(7)
草垛.....	(9)
邮箱.....	(11)
墨累河.....	(13)
风车.....	(16)
盐溪.....	(18)
阿得雷德赌场.....	(20)
沿途过往市镇的感觉.....	(22)
墨尔本之夏.....	(25)
流放者的歌.....	(26)
这一天,在墨尔本,什么也没有发生.....	(29)
写于金斯伯雷,墨尔本.....	(31)
墨尔本,灰色的墨尔本.....	(34)